栏杆拍遍

郑自华

1993年10月，杨浦大桥刚通车不久，我到大桥上观光。

搭乘观光电梯到达主桥面，凭栏观赏浦江两岸风光。望着滚滚江水，不由感慨万千，顿时浮想联翩：“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。遥岑远目，献愁供恨，玉簪螺髻。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……”南宋词人辛弃疾栏杆拍遍，是为了抒发悲愤之心。这天我也栏杆拍遍，这是因为被大桥的壮观而感动，世界第一的斜拉桥从大桥街道横跨而过；这是因为我被大桥下的强烈反差所震撼。从来没有机会能在这样的高度，审视生我养我的土地。桥下是漆黑的一片，只有底矮、破落、衰败的房子，整个大桥街道，几乎找不出一幢高层建筑。蓦然，我的目光被大桥下面的一个点所定格。

我在大桥下面的这个点生活了四十多年。在渭南路的一间客堂间，1979年的春天，我在这里结婚。随着女儿的出生，客堂间显得十分窘迫。“36只脚”占据了所有的空间，每天晚上，要在狭窄的空间给女儿放下一张钢丝折床，这不仅是力气活，还是技术活，因为稍有不慎，就会碰到家具的漆水。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马路上积满了水，由于外面地势高，水流倒灌，客堂间满是水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将电源切断，一家人在黑暗中度过了惊恐一夜！

1997年我搬离了朝夕相处的大桥。搬家前，我又上了大桥，凭栏处，桥还是那座桥，可是，桥的下面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，多层建筑遍地开花，几幢高层建筑在其中显得十分醒目。要告别大桥了，我的内心十分不平静。栏杆拍遍，我向黄浦江发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搬回来！”

第三次栏杆拍遍是在2005年。这年1月，我终于搬回来了。那天，凛冽寒风直往脖子里钻，可是，我的内心却是热乎乎的。我不断拍着阳台上的栏杆，这是一幢24层的高楼，面积111平方米，双阳台，我第一次住上了有栏杆的高楼。在这间新居，女儿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，而我也有了自己的书房。我的内心像眼下的黄浦江奔流不息。虽然我离开杨浦大桥7年多了，7年的时间很短。桥下那些旧房还在，可是已经比十多年前少多了，只有在市中心才能听到的用大厦、广场、大楼、花苑、公寓、新苑命名的高层建筑比比皆是。我的新居与大桥为邻，我听得见大桥的气息，看得到大桥的车水马龙。大桥，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朝气。

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亲自为大桥题写了桥名，还在94岁高龄时登上杨浦大桥，他老人家感慨地说：“喜看今日路，胜读百年书！”

杨浦大桥下的大桥街道，去年的旧改任务创了新高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不用多时，大桥之下，旧貌换新颜，栏杆拍遍的精彩一定会让人应接不暇！

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| 百家话小康 |

农场往事

薛全荣

今年11月是我们70届上海知青赴崇明前哨农场的50周年，正在筹备的50周年纪念活动让我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50年前的农场生活。对于农场生活，各有感悟，不管是“青春有累”，还是“青春无悔”，但无论如何，它是深深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，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抹去的记忆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的崇明前哨农场，地处崇明岛的东南，隔堤就是茫茫东海，“潮来一片汪洋，潮退一片芦荡”，是其标志。土地盐碱，水味苦咸。前哨农场是崇明岛上八个国有农场中最年轻的，也是上海知青相对较多的一个农场。那时，尽管我们只有十七八岁，对农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懵懵懂懂，但却有“立足农场、建设农场，身在农场、胸怀世界”的豪迈，有朴素的“革命干劲”，毫不吝啬自己的青春年华、强健体魄和十足的体力。

农忙季节，我们的作息时间为“两个黑隆隆，一个急匆匆”（即天未亮出工，天暗黑收工，午饭后马上出工）。为了粮食增收，我们提出了“打翻身仗，种争气田”，努力实现粮食亩产“跨黄河、过长江”（即七十年代农业纲要中提出，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亩产要达500斤，长江以南地区亩产要达800斤）。为了农场稳定可持续发展，上级组织发出“定干”的号召（即农场连队以上的干部，均不安排调回市区工商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，俗称“上调”），我们毫不犹豫地响应并写下了“我们铁了心，扎根六十年”的铮铮誓言……

这些往事，固然让我记忆犹新，然而，让我更不能忘怀的却是当年有关“吃”的往事。

当年，每逢冬季农闲，开河挑堤是“题中之义”。天寒地冻，海风凛冽，我们赤着脚，一副泥担、一把崇明锹，日复一日地奋战在开河挑堤的工地上。生活条件之艰苦、劳动强度之大，“吃饱”是我们唯一能恢复体力的硬核，而恰恰“能吃饱”成了难以企及的奢望。那时，连队食堂供应的食物结构单一，菜品简单，千篇一律的是“炒卷心菜、红烧冬瓜、烂糊肉丝，外加咸菜汤”。即使难得有“红烧小肉、大蒜肉片、大排骨”，虽令人垂涎，但价格昂贵，或“望肉兴叹”，或偶尔食之。“吃饱”既面临收入捉襟见肘的尴尬，又鲜有果腹之食的来源。当然那时唯一的后援是家里寄来炒面粉（时称炒麦粉），即在面粉里放入少许糖精水，将其炒干炒黄至熟，装进空的饼干听，少则三斤，多则五斤。我们饥饿时靠其充饥，用开水冲泡成面糊状，满满的一碗，“风卷残叶”般地下肚了，那感觉像享用“奢侈品”似的满足。然而，这些面粉却是从父母姐妹们有限的口粮中挪出来的，既于心不忍，又“杯水车薪”难以为继。无奈之下，就想到了“就地取材，靠水吃水”，且无论春夏秋冬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那时，农场的沟渠田地里满是成群结队的螃蟹，虽横行霸道，却不难抓获。还有水沟小河里出入无常的泥鳅、黄鳝，又有悠然游弋的小鱼小虾。这些“尤物”自然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。螃蟹醉着吃，泥鳅、小鱼、小虾在煤油炉上面架个脸盆煮着吃，黄鳝则“一鱼两吃”——先割破颈部，对着切口生吃了它的血（知青均迷信其补身强体的作用），再放入酱油红烧着吃。当年这些实实在在的“美味佳肴”余香萦绕，至今难忘。更令人难忘的是捕麻雀和拷浜捉鱼。

那年代，麻雀作为害鸟在可捕杀之列。每年夏收之后，大量的稻谷必须在打谷场上晾晒，直至其水分含量达标后，才能上交场部的粮库。每天一早从仓库里将稻谷运出摊晒在打谷场的水泥地上，晚上再将稻谷运回仓库，周而复始。而此时，也是麻雀“蛰伏”在打谷场周边最多的时节。它们三五十成群，时不时俯冲而来，衔谷而去。防麻雀是重要任务。夏季多雷雨天气，经常瞬间天色昏暗，雷声大作，雨点如豆大，倾盆而下。而我们必须抢在雷雨到来之前，或将油布覆盖在稻谷上，或将稻谷抢运进仓库。同样，麻雀也因雷雨和阵风慌不择路，纷纷飞入仓库。我们赶紧关上仓库大门，麻雀毫无悬念地成为“瓮中之鳖”。我们用竹竿不停地挥赶麻雀。不一会儿，麻雀或体力不支落下，或头晕目眩碰壁落下，俯首拾起的麻雀被装满了好几个衣袖筒，自然成了当晚的“美味珍馐”。

拷浜捉鱼（将水沟或河浜水抽干，谓之拷浜），有时小打小闹，即选择一条不宽不长的水沟，两头用泥块筑坝，搞成一个长形池塘后，用掏粪勺，由两三个知青轮番地将水一勺一勺往外舀，直至沟水舀干，于是“水落鱼出”；有时还要“兴师动众”，即由连队组织，用抽水泵日夜不停地将河水抽干。只见河底有“欲死不甘”的青鱼、不停扑腾的鲫鱼、浅埋淤泥“装死不动”的甲鱼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蚌壳类河鲜，妥妥的一个丰收的“渔场”。当日，连队食堂火力开足，炊事班的知青们拿出烹煮的浑身本领，让大家美美地享受了一顿货真价实的野生河鲜“大餐”。

那天，崇明老白酒成了“宠物”，当然也少不了醉酒耍疯的事儿。

日子，留在了身后

陈连官

不管是苦，还是幸福，日子，都留在了我们的身后。

过去的日子，我们是认真地过着，也修正着我们身后日子的走向。对事物的评判，按照自己的标准，做着或得或失的取舍。

一杯清茶也好，一杯咖啡也罢，即便是苦苦恼恼，抑或每天是山珍海味；即便是腰缠万贯，抑或是豪华别墅，都是我们过的日子，都留在了我们的身后。

前几天，遇到了好友聚谈，回忆着我们过去的日子，说是那些日子很纯真，没有功利。是的，在我们行走过的日子里，我们将所有的美好留了下来。今天即便有些迷惘，那也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留下的思考。

有一个微友，这些时日总发些家事的变化，比如子女是学霸，比如家有别墅。这种带有炫耀式的展示，其实质是内心的空虚。你的子女再优秀，也不在身边侍奉你的油盐酱醋；你的房子再好再大，也不过是每晚一张床上的被窝。所以，平淡的日子才是真实的日子，简单的日子才是我们过的。

我不太眼热他人过的日子，我的日子感觉很好了，想想以前过的苦日子，现在生活在天堂了。

留在身后的日子，我们便回望着，越过越明白了。

跌宕灵和 自成风格

宣家鑫

陆俨少（1909–1993），又名砥，字宛若，斋号“就新居”、“晚晴轩”、“穆如馆”等；上海嘉定人；1927年考入无锡美专学习国画，同年从王同愈学习诗文、书法；次年师从画家冯超然；1947年举办个人画展；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画院画师；1979年任浙江美院教授、浙江画院院长等职；善绘云水，其山水多浩淼，云蒸霞蔚，变化丰富；兼作人物、花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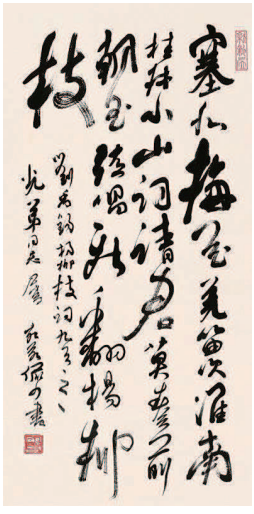
此幅陆俨少书法尺寸：65cm×32cm，内容是刘禹锡的《杨柳枝词》：塞北梅花羌笛吹，淮南桂树小山词。请君莫奏前朝曲，听唱新翻杨柳枝。款识：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之一，光弟同志属，宛若俨少书。钤印：宛若、就新居。

此幅行草（下图）纯粹用篆籀笔法来写，以笔法为上，根据笔法调整结构，而后顺势引出章法，使作品显得醇厚饱满。书法各圆转之处线条老辣，细微变化运用自如。绘画的本质是要求在平面的纸上表现出立体的图像，而书法也是如此，通过笔意提按的变化，表现出线条的动感。此诗连题款从左至右共四列字，作者并未按《杨柳枝词》原本诗的停顿点来分列，把最后的“枝”字放在题识的上方，使全篇的章法布局稳重而平衡。右边第一列“塞北梅花羌笛吹”中“塞、梅”两字尤其浑厚凝重。作者逆锋入笔，笔锋圆润，写出了篆隶古朴的韵味。其中“梅”字墨法浓重，从而和“北，花”字体精瘦互相呼应。第二列中的“桂、树”写得短小，不但打破了左边“朝”与右边“塞”两字大小笔法相近的缺陷，而且左右字里行间留出的空白还避免了章法的闷塞，赋予了画面生动的疏密节奏变化。中间“君”字写得更是微妙，字体露锋处承上启下，飞白笔断意连，同时顶天立地地撑开了四面八方的空隙，周围“白”的效果使全篇气韵畅通，画面上方严密的布局和下方空白形成对比，张弛自然。全诗最后的“枝”字不但线条苍劲有力，还和下方题识相得益彰。

集藏与欣赏

陆俨少作为一代山水画大家，一生坚持“书画同源”的理念和实践。沙孟海于1989年题陆俨少的书法：“画家之书，吾爱云林、雪个，为其奇不欲怪，古拙不欲做作。展宛老行字册，眼明心喜，傥亦同此蕲向……东坡云：本不求工，所以能工。非有素养，不足与语此。”

陆俨少的书艺筑基于魏碑，定格局于杨凝式，借苏轼、米芾来畅气和增势，从而在深入对王羲之书艺领悟的基础上，凭着自己深厚的文章学问，终于形成了作为现代书家所特有的气韵，在笔情墨意中，让其形、势、姿自由地生发。



夜光杯

来账通名

费平

古代打仗两军对垒时，双方将领会向对方道一声“来将通名”，目的是要知道对方统帅为何人？交战不管输赢，胜要胜得明白，败要败得清朗。通报姓名，乃刀下不接无名之魂。

此次我改“将”为“账”，是因为，来了账不通名。起因是时下许多发放酬劳、稿费或其他钱款的单位，不通过邮局汇款，而要求收款人提供银行账号直接打到卡里。这样做确实方便了收款人，不必费时费力去邮局排队取款，而且一旦有钱款打进来，手机短信“嘟嘟”一响便知进账情况。

然而，问题来了，打进的钱款时常没有“来账通名”，没告知是哪里打进的。笔者常写点“豆腐干”文章投给报刊，有本地也有外地的；有纸质媒体也有网络媒体；有时还会应邀给人写个结婚、生日“藏头诗”或向培训机构传授点自身心得等，对方会给点润笔费或劳务费打进账上，但我对哪里“跨行”、什么“劳务费”、何处“稿费”、收到谁的单位打来的人民币，则一头雾水。

严谨、规范是办事人员必须做到的职业操守。希望打款单位的经办人员在操作时能做到“来账通名”。说出来的原因很简单：你们多写几个字，对收款人来说，他们就不会收到“糊涂账”而明白收款。这一点，大家要向社保部门学习——离退休人员的储蓄卡每月都会标明“养老金”。

灯花

五味子

戴仁毅

人生好比打翻的五味瓶

倒出的酸甜苦辣一应俱全

五味子的启示还在于

人生和身体有时候需要收敛

当你因烦恼而精神不宁

当你因神经衰弱而昼夜辗转不眠

五味子就是你的知心朋友

有了她的调理安抚

渐入的梦境也舒坦安然

七夕会

发型设计师

苑丛梅

这是个爱美的时代。好的发型，犹如一身体面的装束，能美化自身形象。比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、撒切尔夫人，除去自身姣好美貌外，都有一个发型设计师为她们量身打造，呈现给世人的，是美丽的外观。好的理发师一定是根据顾客优缺点，量体裁衣、私人订制。

我认识藤野造型理发师张启华店长，纯属偶然。事前在一小理发店遇上艾文理发师，感觉不错，后来艾文去了位于成都丽呈东谷酒店的藤野造型理发馆，我也就认识了该店的张店长。没干多久，艾文就离开了。我只好抱着试试的心态，请张店长为我理发。

张店长说普通话，青岛人，是个高高大大的帅小伙，自我介绍说，曾在日本专攻短发。

第一次理发花了2小时，只感觉店长有条不紊，如蚕食桑叶般在我头上修修剪剪，跟艾文一样认真。我说把我修饰得年轻一点哈，他微笑着点点头。说实话，我对发型没啥研究，只好指望理发师的审美打理。这个取日本人名的理发馆，应该有点眼水吧。终于理完，张店长拿面小镜子给我看脑后的头发，非常整齐精细，层次感十足，就像精心修理过的草坪，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行家所为。而前面也整齐自然，整体看上去比我以往任何发型都漂亮。

我头发长得快，基本一月就得理一次。第二次中午我去找张店长，他不在，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，张店长二话没说，叫我等他几分钟。果然10分钟后，他气喘吁吁地赶回，直说抱歉，他上医院去了。因为下午还要上班，我又催促他剪快点。俗说话，慢工出细活，这次张店长失手了，头发理得粗糙，不够美观。

一个月过去，头发又长了，我晚上休息时间去藤野造型。张店长笑眯眯地接待我，我一阵抱怨吐槽，总体意思说上次理得太丑了！张店长歉意满满地笑笑说：“从来还没人这么说过我，快受不了啦！我争取每次给你理发都变个花样，不重复哈。”这次，虽比第一次在耳发、刘海有小变动，整体依然非常干净利落，人显得精神年轻有活力。果然是短发行家，出手不凡。

我心里很高兴，要知道在成都找个好理发师不容易，态度好，职业道德都令我满意，以后理发就找他了。于是我加了他微信，经常在朋友圈见到他发的图片，全是他打理后的顾客发型，大多为年轻美女。长发、短发、鬈发、直发都有，有挑染的、有各种颜色的，看上去都那么时尚优雅，简直像走红地毯的电影明星一样。

一次，我约着闺蜜前去理发，特地嘱咐张店长为她设计一款好发型。闺蜜脸圆圆的，之前发型朴素，看上去不是很惹眼。张店长微眯着眼睛，打量一番，几番思索，就劝闺蜜烫发。2小时过去，经洗、烫、定型、洗、吹，眼前的闺蜜判若两人，直直的刘海齐眉，两边是烫成的小卷卷，跟脖子一样长，整个儿人显得既年轻又妩媚，像一个精致的洋娃娃。闺蜜满心欢喜，也禁不住感叹：没想到我有这么美！

时尚